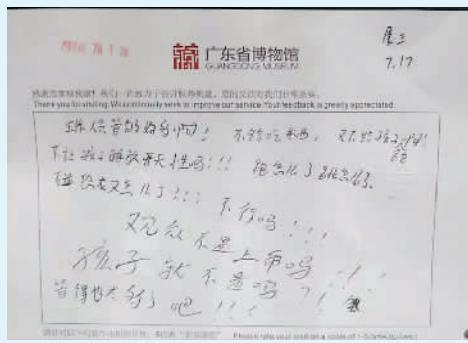


## 公民视点

## 博物馆“管得宽”



近日,一张广东省博物馆的观众留言本照片在网上“火”了。留言观众表示,博物馆工作人员管得太多,不让吃东西,也不让孩子在馆内奔跑。越看到后面,越能感受到这位观众发自灵魂的“质问”:碰恐龙怎么了?!不行吗?!观众不是上帝吗?!孩子就不是吗?!一个个问号和叹号的组合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不过,博物馆也不是“好惹”的,广东省博物馆公开晒出这张截图并喊话:在博物馆内遵循相关的礼仪规范,是对他人的尊重。这还不够,“调皮”的博物馆还表示,博物馆礼仪,从娃娃抓起。

有趣的是,博物馆如此硬气地正面“刚”观众,还赢得了网友一致赞赏。

每到假期,许多家长会带孩子到博物馆长见识,可随之而来的不文明行为却让各地博物馆苦不堪言。陕西历史博物馆吐槽,许多人的参观,都是从“牵”蓝田人的手开始的;武汉自然博物馆诉苦,约400元一只的蝴蝶标本,被小朋友们弄破玻璃展盒、扯掉蝴蝶翅膀。至于大喊大叫、乱蹦乱跳、胡吃海喝等行为,就更是常见了。

很想劝劝这些熊孩子的家长,在让孩子学到博物馆知识之前,不如和孩子一起先学学公共场合行为规范。

广东省博物馆的行为之所以值得点赞,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敢于直面不文明行为说不。在不少场合,我们都会遇到不文明举止的孩子甚至大人,但或者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者是觉得忍忍就过去了,鲜有人愿意站出来制止这些行为。长此以往,不文明的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按规范行事的人反而常常吃亏受苦,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就会变得难上加难。

## 小学生“挣”善款



这个暑假,家住安徽合肥滨湖区某小区的四年级同学孔卓兮和刘宸宇成了小区快递驿站的小小快递员。每天下午,他们义务为业主送快递上门,只希望能当面向收件人讲述一件事情:他们同校的一位同学生了重病,家里凑不够医药费,他们两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位同学筹到一些捐款。

5元、10元……不断有业主感动于孩子的爱心而捐款。当了20多天快递员,孔卓兮和刘宸宇已经积累了760元善款。每一笔捐款,他们都仔细记录了金额和捐款者的名字。

孩子的心,有时候真的纯净得让人不忍走近,生怕给他们带去一丝灰尘。据了解,孔卓兮和刘宸宇并不认识生病的学生,甚至与其不在一个校区,只是通过老师得知了情况。两人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人性中的善良;为了践行善良,他们又拿出极大的勇气去寻求好心人的帮助。

在巨额医疗费面前,孩子们筹到的善款显得很微薄,但当这笔钱被送到患病同学手中,一定能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温暖和坚持下去的动力。

让孩子去递快递筹款,是孔卓兮的爸爸出的主意。可以看出,这位父亲很懂得教育。他让两个孩子明白要用劳动换取成果,也让他们初次体会到劳动要付出的汗水与智慧。这样的暑假经历,一定会在这两个小学生成长过程中产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骆驼)

## 残疾人托养服务首个国家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电(罗争光 谢海平)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将按照新的国家标准进行。8月7日,中国残联、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在京对《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的有关内容进行发布,这是我国残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标准。

这项标准于2013年在国家标准委立项,2019年6月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发布,规定了残疾人托养的服务机构、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过程、管理内容与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方面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为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机构的规范与评价。

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善伟介绍,此前我国关于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主要针对的是16岁以下的孤残少年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但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是残疾人群体中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生活也相对更为困难的一群人,他们中大部分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缺乏自我照料和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依靠家庭的供养。残疾人托养服务正是要帮助这些“学校已离开,医院收不了、企业进不去、家庭供不起,其他公共服务长期不能覆盖”的困难成年残疾人群体,得到基本的照料服务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的训练。

2012年,中国残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意见》,其中指出,残疾人托养服务是帮助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克服社会认知和参与能力以及自理能力方面的障碍,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

## 公民道德

40平方米的空间,2000多样老物件。钟楼下,一位老人守护着百年来普通人的生活痕迹,落寞而悠远。

## 跨过门槛,跨进百年京城

本报记者 关晨迪

每到夏天,北京城中轴线上的钟楼、鼓楼前,从来少不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但若是沿着钟楼下多走几步,拐进东西走向的铃铛胡同,人群和喧嚣就顿时消散许多。

安定门京城老物件陈列室,就藏在这里。

记者到访那天,陈列室两扇对开的红漆大门虚掩着,推开门,一眼能看到两个高过头顶的玻璃柜和一张大木桌。2000多件从四处搜罗来的老物件,有的泛黄有的褪色,还有些磨损得厉害。主人将它们或摆或摞,有些不方便陈列的,干脆就搁在道上。不到40平方米的空间,从上到下被挤得满满当当。再加上昏黄的灯光,虽然外面烈日当头,这间陈列室却显得有些光线不足。

仿佛只要跨过一个门槛,来访者就跨进了百年前的老北京。

“这些东西不金贵,可都是过往普通百姓生活的见证。”63岁的王金铭置身于各种物件中。11年来,王金铭一直义务守护着这间陈列室,并与北京民间收藏者一起,努力让这些“宝贝”不被遗忘和湮没。

## 老物件有了家

“你知道官帽上面的帽穗有什么用吗?”指着玻璃柜里一顶清代官帽,王金铭突然发问。见记者摇头,他笑着说:“古代打仗时,箭上都会点火苗。有了帽穗,即使箭射在帽子上,也不会起火。”

清瘦健朗的王金铭俨然是这间陈列室的百事通,随手拿起一个物件,他都能把用途、历史说得清清楚楚。这功力,是他近20年来在老北京民俗中“泡”出来的。

2001年春节,北京主城区限放烟花爆竹,胡同里

的居民都觉得节日里少了些气氛。在社区工作的王金铭稍一琢磨,借来两面大鼓和一些民间收藏品,一面敲敲打打一面摆摊展览,让街坊们感觉好不热闹。后来,这个节目保留了下来,地道的北京人王金铭也对老物件有了兴趣,“看着它们,像是看到了祖辈们生活的影响。”

与好友阿龙一起,王金铭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一些老玩意儿。刚好遇上那几年北京老城拆迁改造,许多“没用”的东西被他们捡了回来;消息传开后,周围的邻居也纷纷送来压箱底的东西,“有人找到一把水壶,有人发现一个铃铛。”前几年,还有市民专程开车送来一台老式打字机,不收一分钱,只希望能被妥善保管。

东西越来越多,年代从1900年前后横跨到上世纪70年代。2008年,安定门街道腾出了这间陈列室并对外开放,老物件有了家,王金铭则成了不拿工资的馆长和讲解员。

除了物件,在王金铭看来,声音同样是历史的见证。“在老北京城,走街串巷的生意人都有各自的标志性声响。”他拿起一只手铃摇了摇,“这是郎中来了。”接着又摆弄了几下喉头,“这是剃头匠走近了”……说着说着,老人一手捂耳朵,口中模仿起了旧时的吆喝叫卖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尾音显得绵长而悠扬。

## 保护欠缺 后继无人

按照此前参观者的习惯,记者也把王金铭称为“老师”。他急急地摆摆手,说自己“学问不够”。话虽如此,11年来,对每一批来访者,他都提供了认真详细的讲解。

“孩子们来时最热闹。”每一年,安定门街道周边的小学都会组织学生来参观。王金铭总喜欢拿出过去老百姓买卖粮食时用的升斗盒告诉孩子们,十升为

一斗,十斗为一石,十石为一车。有时来了兴致,他还会展出一些算术题,让孩子们换算新旧容积单位。

外国游客也是陈列室的常客。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成了他们了解中国历史和民俗的最好通道之一。“别说外国人,连我也被陈列室里的不少东西吸引着。”65岁的李辉研究北京史已有20多年,但王金铭收集来的许多东西,她也只是小时候见过。

多年下来,王金铭、阿龙还有十多位热衷民俗保护的老北京,组成了民间收藏的朋友圈。在远离市区的平谷区,他们还有一个面积大得多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三四十万件藏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博也在不断收集老北京时期的生用品,但系统性不强。在这方面,民间收藏的优势很明显。

可王金铭高兴不起来。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收藏团队里算年纪小的,最长的快80岁了。“年轻人要么忙着养家糊口,都不愿意来。”

此外,京城老物件的保护一直没有专业机构或政府机关牵头引导,这也让王金铭感到担忧。陈列室刚开放的时候,王金铭将藏品大致按照饮、食、衣、用、居五个方面分类摆放,但后来就再未更新。记者注意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里和缝隙里都塞着来不及归类的藏品,有的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我不是专业出身,精力也有限,自然会有照顾不过来的时候。”

## 守候平凡人的历史

王金铭想要为“不值钱的宝贝”争取更多。2018年,安定门街道举办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研讨会。一屋子专家学者里,王金铭是个“不速之客”;未获邀请又没有任何头衔。

“中轴线上不仅有钟楼、鼓楼、天坛、地坛这些历

史建筑,更有生活在这条线上的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会议快结束时,他鼓起勇气申请发言。“恢复往风貌不能光靠现代手段,不能只依赖书本文字,祖祖辈辈留下的实物,也是中轴线真实存在近800年的最好证明之一。”

一番质朴的陈述让小小的陈列室引来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关注。今年6月,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和北京一所高校的相关团队,还来到铃铛胡同,研究陈列室未来的发展。王金铭一面期待能得到指导和支持,一面又不敢过于乐观,“之前也有规划团队前来调研,但却没等来下文。”

虽然常常数落老王的陈列室像杂货铺,李辉还是隔一阵就会去看看。在她看来,老物件的历史价值虽不能与文物相比,但它们对民俗文化的反映却是文物不可替代的。

北京民俗协会秘书长高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通过具体的物件,我们可以想象和追溯过去的生活,这正是老物件陈列室的迷人之处。”高巍还建议,要突破民俗文化后继无人的困境,就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并加以创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使民俗得到传承。”

王金铭记得,有一次一对老夫妻一大早来到陈列室。进了门,老先生就“抢”了王金铭的活儿,指着一件件物品讲开了。后来他的老伴儿私下里说,“王师傅,要是能天天来,我家老头子就不用看病吃药了。”原来,那位老先生患有严重的失忆症,可一看到老物件,他一下子“活”了过来。

说起这些,王金铭身上的豁达劲儿就来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守着这间屋子,多一天算一天。”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二维码



## 西湖行道树装“保险杠”抗超强台风

8月8日,今年第9号台风“利奇马”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当天上午,杭州西湖景区园林抢险部门给北山路400余棵行道树和白堤100余棵柳杨柳树加装了“保险杠”,以应对此次强台风。

东方IC供图

## 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10年,北京市一中院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创新发展白皮书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与网络被害形成“双刃危机”

普法进校园、法庭教育及心理干预等手段,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救助

本报讯(记者孔繁鑫)“从我院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来看,近七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近六成的未成年人被害刑事案件都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触网络不良信息的问题。”8月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创新发展白皮书发布会上,该院副院长周军在谈到当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点问题时表示。

据介绍,北京市一中院自2009年6月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以来,至今已有10年的审判实践。此次发布的白皮书,就是在总结一中院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

10年来,北京市一中院未审庭共审理各类涉未成年人案件4175件,其中民事一、二审案件2071件,占全部案件的49.6%;刑事一、二审、减刑假释(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2087件,占全部案件的50.0%;行政一、

二审案件17件,占全部案件的0.4%。年受理案件量呈现先上升、后逐渐平稳趋势。

白皮书显示,不正常接触不良网络信息已影响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各方面。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沉溺网络,出于好奇、寻求刺激等心理通过网络实施犯罪;部分未成年被害人则因为对网络危害信息、不良人群辨识能力差,加之对网络的虚拟性认识程度不足,从而被虚假信息欺骗导致被害。同时,未成年人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网络游戏等不理性消费、过度消费等问题也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在北京市一中院未审庭审理的校园欺凌事件中,近半数案件发展为网络欺凌、网络恶意传播和网络暴力。该院未审庭庭长徐庆斌表示,包括网络暴力在内的校园欺凌,很多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轻微侵害行为,但对受害学生的心理损害却可能持续终生。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一中院在司法之外,加强普法和救助工作,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我们坚持在辖区内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让学校明确认识到自身监护、教育和保护的责任,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预防欺凌现象发生。”周军告诉记者。

对已出现的校园欺凌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北京市一中院采取“寓教于审”的方式,确保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接受至少一次法庭教育,并建立回访帮教联动机制。对受害未成年人,则积极进行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帮助修复心理创伤。此外,司法救助机制也拓宽了救助渠道,帮助未成年当事人解决实际经济困难。

白皮书同时建议,在司法保护之外,要强化家庭教育与家庭保护功能,加强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并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

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10年,北京市一中院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创新发展白皮书

##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与网络被害形成“双刃危机”

本报记者 孔繁鑫

7月27日晚,年逾七旬的彭奶奶被推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重症监护室病房,在那里,她见到了昏迷中的老伴。“老头子,老头子……”彭奶奶一边紧紧握住丈夫的手,一边微弱地呼喊着。

这场特殊的见面背后,是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故事。

记者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了解到,7月8日,彭奶奶因小脑出血被送入该院神经内科,意识一直不是很清醒。祸不单行,7月17日晚,一直忙于

照顾她的老伴高爷爷在家突发急性心梗,也被120急救车送到了这家医院抢救。

由于发病后心脏停跳时间超过半小时导致长时问缺氧,高爷爷的大脑受到不可逆的损伤,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后,80多岁的老人始终处于昏迷状态,需要依靠呼吸机帮助呼吸。

一边是在神经内科住院的母亲,一边是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父亲,这让作为女儿的高女士倍感焦急。据高女士介绍,她的父母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结婚,婚龄已经超过50年。虽然老俩口平时也会吵吵嘴,但感情一直很好,谁也离不开谁。到了晚年,父母各自经历了几次大手术,靠相互扶持才走到现在。

“父亲住院后状况一天天变差,他这次可能回不来了。”高女士说,7月27日下午,她感觉母亲的意识清醒了许多,就试探着把父亲的情况告诉她。“父亲已经住院十几天了,一直没醒过来。”高女士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母亲的反应,一方面她想知道母亲有什么愿望,另一方面她又担心母亲因为情绪激动导致病情加重。

“我想去看看他。”听懂了女儿的话后,彭奶奶轻声说道。

当天晚些时候,重症监护室值班医生李旭联合神经内科值班医生李黎娜对彭奶奶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老人情况较为稳定,可以帮助她实现这个

愿望,但也要随时注意观察老人的情绪,以免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导致脑出血加重。

晚上8时40分许,在医生、家属陪同下,彭奶奶的病床被推进重症监护室病房,与高爷爷的病床并到了一起。

尽管高爷爷没有意识,尽管自己还很虚弱,但彭奶奶依然温柔地注视着陪伴了自己50多年的人,一声又一声地轻唤着。

考虑到彭奶奶的病情,这一次见面只有不到10分钟。高女士说,虽然母亲心里明白这可能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但被推出重症监护室后,母亲看起来放心了许多,“至少,她看到了他。”